

漢書

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
唐祕書少監 顏師古注

漢書

第 十 二 冊

卷九六至卷一〇〇(傳六)

中華書局

漢書卷九十六上

西域傳第六十六上

師古曰：「自烏孫國已後分爲下卷。」

西域以孝武時始通，本三十六國，其後稍分至五十餘，^{〔一〕}皆在匈奴之西，烏孫之南。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東西六千餘里，南北千餘里。東則接漢，隄以玉門、陽關，^{〔二〕}西則限以葱嶺。^{〔三〕}其南山，東出金城，與漢南山屬焉。^{〔四〕}其河有兩原：一出葱嶺山，一出于闐。^{〔五〕}于闐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與葱嶺河合，東注蒲昌海。蒲昌海，一名鹽澤者也，去玉門、陽關三百餘里，廣袤三百里。^{〔六〕}其水亭居，冬夏不增減，皆以爲潛行地下，南出於積石，爲中國河云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哀平，有五十國也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（陽）（二）關皆在敦煌西界。」師古曰：「隄，塞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大，上悉生葱，故以名焉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屬，聯也，音之欲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闕字與寘同，音徒賢反，又音徒見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袤，長也，音茂。」

自玉門、陽關出西域有兩道。從鄯善傍南山北，波河西行至莎車，爲南道；〔一〕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、安息。〔二〕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，波河西行至疏勒，爲北道；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、康居、奄蔡焉〔著〕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波河，循河也。鄯音上扇反。傍音步浪反。波音彼義反。此下皆同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氏音支。」

西域諸國大率土著，〔一〕有城郭田畜，與匈奴、烏孫異俗，故皆役屬匈奴。〔二〕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，使領西域，常居焉耆、危須、尉黎間，賦稅諸國，取富給焉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言著土地而有常居，不隨畜牧移徙也。著音直略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服屬於匈奴，爲其所役使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給，足也。」

自周襄，戎狄錯居涇渭之北。〔一〕及秦始皇攘卻戎狄，築長城，界中國，〔二〕然西不過臨

洮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錯，雜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爲中國之竟界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洮音土高反。」

漢興至于孝武，事征四夷，廣威德，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。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，降渾邪、休屠王，〔二〕遂空其地，始築令居以西，〔三〕初置酒泉郡，後稍發徙民充實之，分置武威、張掖、敦煌，〔三〕列四郡，據兩關焉。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，西域震懼，多遣使來貢獻，漢使西域者益得職。〔四〕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，往往起亭，而輪臺、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，置使者校尉領護，〔五〕以給使外國者。〔六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屠音除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令音鈴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敦音徒門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賞其勤勞，皆得拜職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。」

至宣帝時，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。及破姑師，未盡殄，〔二〕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。時漢獨護南道，未能盡并北道也，然匈奴不自安矣。其後日逐王畔單于，將衆

來降，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。既至漢，封日逐王爲歸德侯，吉爲安遠侯。是歲，神爵三年也。乃因使吉并護北道，故號曰都護。都護之起，自吉置矣。^{〔三〕}僮僕都尉由此罷，匈奴益弱，不得近西域。於是徙屯田，田於北胥鞬，^{〔三〕}披莎車之地，^{〔四〕}屯田校尉始屬都護。都護督察烏孫、康居諸外國，^{〔五〕}動靜有變以聞。可安輯，安輯之；可擊，擊之。^{〔六〕}都護治烏壘城，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，與渠犂田官相近，土地肥饒，於西域爲中，故都護治焉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雖破其國，未能滅之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都猶總也，言總護南北之道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胥鞬，地名也。胥晉先餘反。鞬音居言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披，分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督，視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輯與集同。」

至元帝時，復置戊己校尉，屯田車師前王庭。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，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。

自宣、元後，單于稱藩臣，西域服從，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。^{〔二〕}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翔與詳同，假借用耳。」

出陽關，自近者始，曰媼羌。^{〔二〕}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。^{〔三〕}去陽關千八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，辟在西南，不當孔道。^{〔三〕}戶四百五十，口千七百五十，勝兵者五百人。西與且末接。^{〔四〕}隨畜逐水草，不田作，仰鄯善、且末穀。^{〔五〕}山有鐵，自作兵，兵有弓、矛、服刀、劍、甲。^{〔六〕}西北至鄯善，乃當道云。

〔一〕孟康曰：「媼音兒。」師古曰：「音而遮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辟讀曰僻。孔道者，穿山險而爲道，猶今言穴徑耳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且音子餘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賴以自給也。仰音牛向反。」

〔六〕劉德曰：「服刀，拍髀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拍音貊。髀音俾，又音陞。」

鄯善國，本名樓蘭，王治扞泥城，^{〔二〕}去陽關千六百里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。戶千五百七十，口萬四千一百，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。輔國侯、卻胡侯、^{〔三〕}鄯善都尉、擊車師都尉、左右且渠、擊車師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，至山國千三百

六十五里，^{〔三〕}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。地沙鹵，少田，寄田仰穀旁國。^{〔四〕}國出玉，多葭葦、檉柳、胡桐、白草。^{〔五〕}民隨畜牧逐水草，有驢馬，多橐它。^{〔六〕}能作兵，與婼羌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扞音一胡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卻音丘略反，其字從卩。卩音節。下皆類此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此國山居，故名山國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寄於它國種田，又糴旁國之穀也。仰音牛向反。」

〔五〕孟康曰：「白草，草之白者。胡桐似桑而多曲。」師古曰：「檉柳，河柳也，今謂之赤檉。白草似莠而細，無芒，其乾孰時正白色，牛馬所嗜也。胡桐亦似桐，不類桑也。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，俗名爲胡桐淚，言似眼淚也，可以汗金銀也，今工匠皆用之。流俗語訛呼淚爲律。檉音丑成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它，古他字也，音徒何反。」

初，武帝感張騫之言，甘心欲通大宛諸國，使者相望於道，一歲中多至十餘輩。樓蘭、姑師當道，苦之，^{〔二〕}攻劫漢使王恢等，又數爲匈奴耳目，令其兵遮漢使。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，兵弱易擊。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^{〔三〕}及郡兵數萬擊姑師。王恢數爲樓蘭所苦，上令恢佐破奴將兵。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，虜樓蘭王，遂破姑師，因暴兵威以動烏孫、大宛之屬。^{〔三〕}還，封破奴爲浞野侯，恢爲浩侯。^{〔四〕}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，故厭苦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暴謂顯揚也。」

〔四〕蘇林曰：「浩音昊。」

樓蘭既降服貢獻，匈奴聞，發兵擊之。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，一子質漢。後貳師軍擊大宛，匈奴欲遮之，貳師兵盛不敢當，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，欲絕勿通。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，爲貳師後距，〔一〕捕得生口，知狀以聞。上詔文使道引兵捕樓蘭王。將詣闕，簿責王，〔二〕對曰：「小國在大國間，不兩屬無以自安。願徙國入居漢地。」上直其言，遣歸國，〔三〕亦因使候司匈奴。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後距者，居後以距敵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以文簿一一責之。簿音（簿）〔步〕戶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以其言爲直。」

征和元年，樓蘭王死，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，欲立之。質子常坐漢法，下蠶室宮刑，故不遣。報曰：「侍子，天子愛之，不能遣。其更立其次當立者。」樓蘭更立王，漢復責其質子，亦遣一子質匈奴。後王又死，匈奴先聞之，遣質子歸，得立爲王。〔一〕漢遣使詔新王，令入朝，天子將加厚賞。樓蘭王後妻，故繼母也，謂王曰：「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，奈何欲往

朝乎？」王用其計，謝使曰：「新立，國未定，願待後年入見天子。」然樓蘭國最在東垂，近漢，當白龍堆，乏水草，常主發導，負水僭糧，送迎漢使，又數爲吏卒所寇，懲艾不便與漢通。^{〔二〕}後復爲匈奴反間，^{〔三〕}數遮殺漢使。其弟尉屠耆降漢，具言狀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匈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，故即遣質子還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艾讀曰久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間音居覓反。」

元鳳四年，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。介子輕將勇敢士，齎金幣，揚言以賜外國爲名。既至樓蘭，詐其王欲賜之，王喜，與介子飲，醉，將其王屏語，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，貴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諭以「王負漢罪，天子遣我誅王，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。漢兵方至，毋敢動，自令滅國矣！」介子遂斬王，營歸首，^{〔一〕}馳傳詣闕，^{〔二〕}縣首北闕下。封介子爲義陽侯。乃立尉屠耆爲王，更名其國爲鄯善，爲刻印章，賜以宮女爲夫人，備車騎輜重，^{〔三〕}丞相〔將軍〕率百官送至橫門外，^{〔四〕}祖而遣之。^{〔五〕}王自請天子曰：「身在漢久，今歸，單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爲所殺。國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願漢遣^{〔二〕}〔一〕將屯田積穀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、吏士四十人，田伊循以填撫之。^{〔六〕}其後更置都尉。伊循官置始此矣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嘗歸者，其王名也。」〔昭紀言安歸，今此作嘗歸，紀傳不同，當有誤者。〕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傳音張戀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重音直用反。」

〔四〕孟康曰：「橫音光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爲設祖道之禮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填音竹刃反。」

鄯善當漢道衝，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。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，土地草木，畜產作兵，略與漢同，有異乃記云。

且末國，王治且末城，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。戶二百三十，口千六百一十，勝兵三百二十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譯長各一人。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，北接尉犁，南至小宛可三日行。有蒲陶諸果。西通精絕二千里。

小宛國，王治扞零城，〔二〕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。戶百五十，口千五十，勝兵二百人。輔國侯、左右都尉各一人。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，東與婁羌接，辟南不當道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扞音烏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辟讀曰僻。下皆類此。」

精絕國，王治精絕城，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。戶四百八十，口三千三百六十，勝兵五百人。精絕都尉、左右將、譯長各一人。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，地阨陁，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。〔二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扞音烏。」

戎盧國，王治卑品城，去長安八千三百里。戶二百四十，口千六百一十，勝兵三百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，東與小宛、南與婁羌、西與渠勒接，辟南不當道。

扞彌國，王治扞彌城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。戶三千三百四十，口二萬四十，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左右騎君各一人，譯長二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，南與渠勒、東北與龜茲、西北與姑墨接。〔二〕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。今名寧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龜音丘。茲音慈。」

渠勒國，王治鞬都城，〔一〕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三百一十，口二千一百七十，勝兵三百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，東與戎盧、西與婼羌、北與扞彌接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鞬音居言反。」

于闐國，王治西城，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。戶三千三百，口萬九千三百，勝兵二千四百人。輔國侯、左右將、左右騎君、東西城長，譯長各一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，南與婼羌接，北與姑墨接。于闐之西，水皆西流，注西海；其東，水東流，注鹽澤，河原出焉。〔二〕多玉石。〔三〕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。

〔一〕蘇林曰：「即中國河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玉石，玉之璞也。一曰石之似玉也。」

皮山國，王治皮山城，去長安萬五十里。戶五百，口三千五百，勝兵五百人。左右將、左右都尉、騎君、譯長各一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

四十里，〔一〕南與天篤接，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，西南當闕賓、烏弋山離道，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。

〔一〕鄭氏曰：「烏秣音鷄拏。」師古曰：「烏音一加反。秣音直加反。急言之聲如鷄拏耳，非正音也。」

烏秣國，王治烏秣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四百九十，口二千七百三十三，勝兵七百四十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，北與子合、蒲犁，西與難兜接。山居，田石間。有白草。累石爲室。民接手飲。〔二〕出小步馬，〔三〕有驢無牛。其西則有縣度，〔三〕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〔十〕里。縣度者，石山也，谿谷不通，以繩索相引而度云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，故接連其手，如緩之爲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種小能步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此說非也。小，細也。細步，〔言其〕能蹠足，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。豈謂其小種乎？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縣繩而度也。縣，古懸字耳。」

西夜國，王號子合王，治呼犍谷，〔一〕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。戶三百五十，口四千，勝兵

千人。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，東與皮山、西南與烏秣、北與莎車、西與蒲犁接。蒲犁〔反〕〔及〕依耐、無雷國〔三〕皆西夜類也。西夜與胡異，其種類羌氏行國，〔三〕隨畜逐水草往來。而子合土地出玉石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犍音鉅言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耐音奴代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言不土著也。」

蒲犁國，王治蒲犁谷，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。戶六百五十，口五千，勝兵二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二百九十六里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，南與西夜子合接，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。侯、都尉各一人。寄田莎車。種俗與子合同。

依耐國，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。戶一百二十五，口六百七十，勝兵三百五十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，南與子合接，俗相與同。〔二〕少穀，寄田疏勒、莎車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與子合同風俗也。」

無雷國，王治盧城，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。戶千，口七千，勝兵三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，南與烏秣、北與捐毒、西與大月氏接。^{〔一〕}衣服類烏孫，俗與子合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捐毒卽身毒，天篤也，本皆一名，語有輕重耳。」

難兜國，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。戶五千，口三萬一千，勝兵八千人。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，南與婁羌、北與休循、西與大月氏接。種五穀、蒲陶諸果。有銀銅鐵，作兵與諸國同，屬罽賓。

罽賓國，王治循鮮城，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。不屬都護。戶口勝兵多，大國也。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，西北與大月氏、西南與烏弋山離接。

昔匈奴破大月氏，大月氏西君大夏，而塞王南君罽賓。^{〔二〕}塞種分散，往往爲數國。^{〔三〕}自疏勒以西北，休循、捐毒之屬，皆故塞種也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君謂爲之君也。塞音先得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即所謂釋種者也，亦語有輕重耳。」

罽賓地平，溫和，有目宿，雜草奇木，檀、櫟、梓、竹、漆。〔一〕種五穀、蒲陶諸果，糞治園田。地下溼，生稻，冬食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鏤，治宮室，織罽，刺文繡，好治食。有金銀銅錫，以爲器。市列。〔二〕以金銀爲錢，文爲騎馬，幕爲人面。〔三〕出封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沐猴、孔爵、〔四〕珠璣、珊瑚、虎魄、壁流離。〔五〕它畜與諸國同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櫟音懷。即槐之類也，葉大而黑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市有列肆，亦如中國也。」

〔三〕張晏曰：「錢文面作騎馬形，漫面作人面目也。」如淳曰：「幕音漫。」師古曰：「幕即漫耳，無勞借音。今所呼幕皮者，亦謂其平而無文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封牛，項上隆起者也。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，赤色，數里搖鞍以呼之。沐猴即彌猴也。」

〔五〕孟康曰：「流離青色如玉。」師古曰：「魏略云大秦國出赤、白、黑、黃、青、綠、縹、紺、紅、紫十種流離。孟言青色，不博通也。此蓋自然之物，采澤光潤，踰於衆玉，其色不恆。今俗所用，皆銷〔治〕石汁，加以衆藥，灌而爲之，尤虛脆不貞，實非眞物。」

自武帝始通罽賓，自以絕遠，漢兵不能至，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。〔一〕烏頭勞死，子代立，遣使奉獻。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。王復欲害忠，忠覺之，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